

西泠印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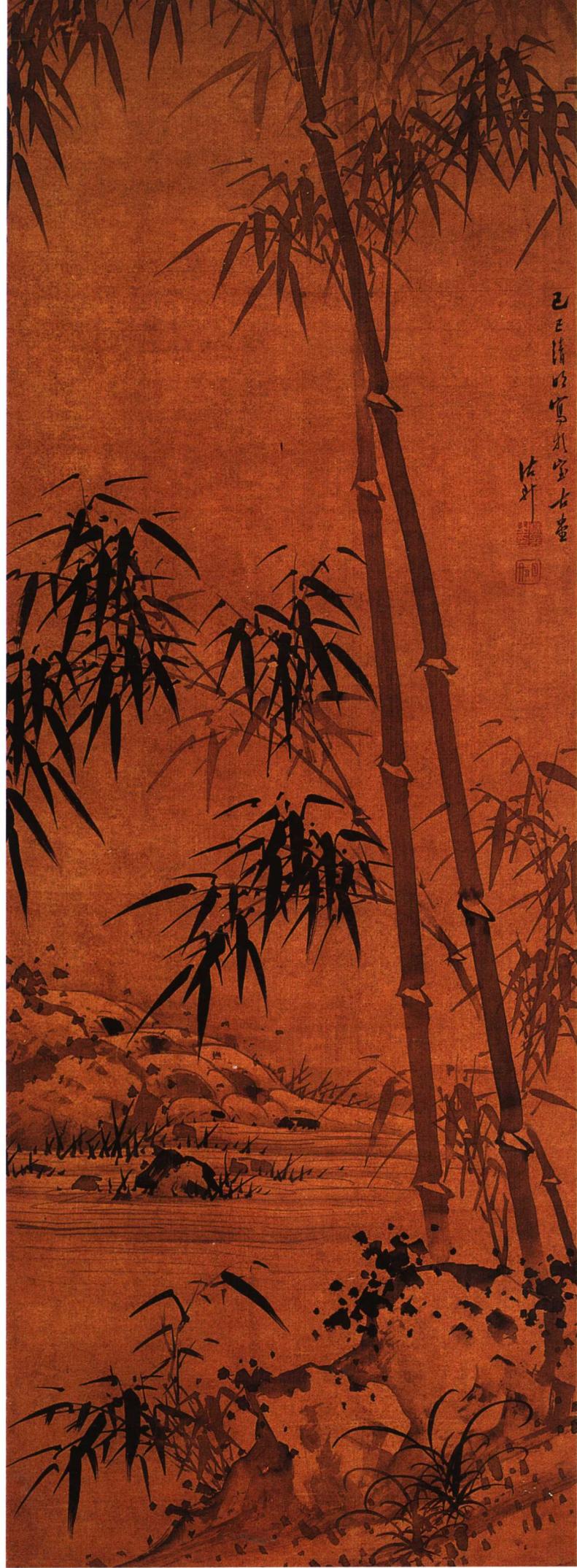
XILI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ARTS



总第九辑
陈介祺研究专辑

子唐詩集序
中興書院
印譜
印譜

西泠印社编
荣宝斋出版社



社藏撷珍
清 诸升修竹鸣泉图
西泠印社藏

同伯老弟屬書格言以為柱銘

同伯老弟屬書格言以為柱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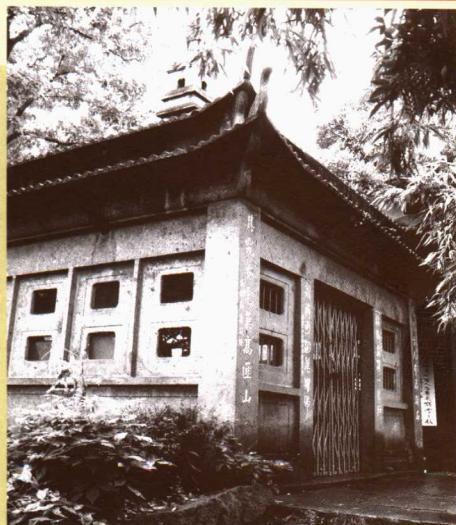
惟孝友乃可保家弟兄休
戚相閼則外侮何由而入
舍詩書無以啓後予孫見
間祚此雖中材不至爲非

光緒癸巳秋九月曲園居士俞樾記



主编导语

陈振濂



2006年3月，西泠印社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活动中获得成功，一时间，整个杭州各媒体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这次申报的项目，是“金石篆刻艺术”。当然，既然是“非物质”，指的应该是人文记忆、恒定行为仪式、文化历史烙印等“活”的内容。以每年春秋雅集以及清明祭祖、重阳登高等天下印人共聚孤山定期举办的西泠印社固定的“仪式”，以及在金石鼎彝碑志拓刻、篆刻镌制与边款拓制以及各种特定印文化的各门派技艺传授等内容，这种种活动所包含的内在精神维系，作为极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的确是有明确形象特征，是应当加以妥善保护、发扬的宝贵遗产。

由“金石篆刻艺术”的“申遗”，想到了陈介祺这个200年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印学界同仁提到他，多半是因为他有一部大规模的《十钟山房印举》，是学印者手头必备的经典。但陈介祺并非仅仅以印人著称于世。他在印学中还倡导陶印研究，瓦当、封泥研究，古玺研究，在更大的学术范围内对青铜器进行考订研究与制作技术研究等等，贡献巨大。因此，陈介祺更应该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一流金石学家——按已故沙孟海社长曾经发表的“金石学”与“印学”有明确的学术与艺术之分的观点，陈介祺是一位兼“金石学”（学术）与“印学”（学术之一部与艺术）之双美的特殊人才。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我们才会在2005年6月，联合山东省潍坊市政府等，共同举办“陈介祺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更鉴于那次活动中，特别安排了一个“陈介祺遗作特别展”，还邀集到日本方面与国内陈氏家族的许多尚未发表的藏品。正是这种种考虑和有利条件的配合，才会构成目前这一辑《西泠印社》的特辑内容。可以说，这辑内容是具有强大的学术积累在作为支撑的。

2005年岁尾，西泠印社在对外交流方面频频出招，赴台湾访问、赴深圳展出、赴汕头潮州展览，此外，秋季拍卖又创新高，西泠印社印学图书馆开馆……各种好消息纷至沓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本辑社刊所包含的各种丰富信息，读者会对西泠印社这个百年名社在当下的兴盛繁荣有一个较为深刻全面的印象。

2006年3月10日于孤山题襟馆

西泠印社

2006·1 总第九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泠印社·陈介祺研究专辑/西泠印社编.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06.4

ISBN 7-5003-0873-6

I. 西... II. 西... III. 陈介祺 (1813~1884)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K825.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28731号

《西泠印社》编辑委员会

主任 启功

副主任 郭仲选 刘江 朱关田

程十发 韩天衡 陈振濂

魏皓奔 邹宗远 程大利

编委 包正彦 黄镇中 金鉴才

童衍方 余正 熊伯齐

孙慰祖 祝遂之 李刚田

孙其峰 杨鲁安 张建平

主编 陈振濂

副主编 包正彦 黄镇中 江吟

(姓氏笔画为序)

王佩智 邓京 吕金柱

朱妙根 吴莹 邱云

余成 张钰霖 林宏伟

林鹏程 郭超英

责任编辑 崔伟

执行编辑 余成 郭超英

出版者 荣宝斋出版社

编者 西泠印社

地址 杭州市延安路484号

市府综合楼3号楼5楼

邮编 310006

电话 0571-85812993

传真 0571-85812974

电子信箱 xlysshekan@sina.com

设计制作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下城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6

书号 ISBN 7-5003-0873-6

定价 28.00元

目录

CONTENTS

主编导语

光前裕后 继往开来

——西泠印社2006年新春寄怀 郭仲选 04

西泠印社喜获第四项国家级称号

——西泠印社成功申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6

陈介祺研究

簠斋印谱汇录 陈继揆 07

传说时代的开启 张业法 11

金石家陈介祺 [日]尾崎苍石 著 [日]中山步 译 13

陈介祺藏古 陆明君 26

陈介祺遗物观摩展展品选刊 32

陈簠斋之陶器考释文稿 蒋宪 48

学术研究

校碑九题 铸公 51

解读《大唐丘知几墓志》 田宇原 57

《说文》从“采”诸字篆文形体之探讨(上) 杜忠诰 62

对外交流

宝岛行

——西泠印社赴台举办“金石之韵”展 淮人 68

西泠印社社员作品展翅膀城 邱云 73

弘扬千秋印学 印证百年西泠

——“西泠印社篆刻艺术展·岭南展”在汕头潮州举行巡回展 73

专题

西泠印社印学图书馆开馆仪式在杭举行 路野 74

西泠印社印学图书馆开馆座谈会纪要 75



揽藏秘籍放眼量

——从山川雨露图书室到印学图书馆 王佩智 80

印坛史话

马衡留痕西湖胜景烟霞洞 朱妙根 86

老照片

60年代西泠印社老社员清点张鲁安捐献印谱、印章场景 路野 88

来稿选登 90

印社动态

西泠秋拍再创新高

——江南艺术品拍卖市场龙头地位正在加快形成 92

向全体社员献上新年祝福

——西泠印社组织节前慰问 94

韩登安刻毛泽东主席诗词多字印原石21方作品展在北京举行 95

学术交流信息一束 95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征稿函 95

佳作欣赏

明 张瑞图草书 96

社藏撷珍

封二 清 诸升修竹鸣泉图

封三 近代 俞樾隶书二十言联

封底 清 杨守敬行书七言联

光前裕后 继往开来

——西泠印社2006年新春寄怀

□郭仲选

春风送暖，万象更新。辞别旧岁，我们迎来了丙戌新年。回首过去的一年，西泠印社发生了许多值得载入印社史册的大事，如：规模空前的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暨乙酉秋季雅集成功举行；西泠印社举办首次拍卖会，成交额即跻身我国一流拍卖公司行列；西泠印社被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等等。百年大庆后，西泠印社新领导班子成员年富力强，工作勤勉，继往开来，探索出了许多办社新思路。看到印社在2005年里取得的长足进步，我深感欣慰。

西泠印社何以能长盛不衰、历久弥新，首要在人和，此谓内因；其次为地利。得人和地利之美，西泠印社故能事业兴旺、艺术生命常青。

作为一个学术社团，人才决定其兴衰，普天之下概莫能外。西泠印社历任社长都是名垂青史的大家，副社长、顾问、理事中亦名流如云。即使普通社员，也是各擅胜场、学有专长、颇具影响的方家。正是拥有如此优秀的人才梯队，西泠印社才能历百年沧桑走到今天。当今，中央倡导“以人为本”，要搞好西泠印社，我们就应该“以社员为本”。我们印社工作人员要提高为社员服务的意识，多向社员、尤其是年高德劭的老社员请益；要多和社员交朋友，引为知己，这样他们才会说真话、提建议，这对改进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社内的精英名流是我们依靠的重点，他们是印社中坚，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印社工作很难取得佳效；要发挥他们在创作与研究上的影响力，做到以点带面。对普通社员，我们也要关心了解他们的动态，做好业绩档案登记，从中发现和推举社中青年才俊，培养我社新进中坚。对社外精英，我们要走出去、请进来，可特邀他们参加印社活动，请他们来探讨学问、交流艺术。吴昌硕《西泠印社记》道：“虽名西泠，不以自域。”胡宗成《西泠印社记》论：“汇流穷源，无门户之派见；鉴今索古，开后启之先声。”这是先贤留下的箴言，西泠印社要成为“天下之社”，理应有此气度。人无分长少、社无分内外，人和万事兴。

印社创始人为我们留下了西湖孤山——这方“湖山最胜”的风水宝地，金石人文的意蕴隽永与佳山秀水的得

天独厚相得益彰。常有海内外社员来印社，饱览湖光山色后，不无艳羡地对我说：西泠印社得以立足百年，全赖这一方山水。此话虽非全面，但已足见西湖山水对西泠文脉的滋养。对于印社先贤们创下的基业，我们惟有精心呵护，倍加葆爱，继承发扬“爱社如家”的精神，方不负先贤、不负后人。

西泠印社举办活动不能等同于一般群众团体，要以“名家之社”的学术规范为矩度，要体现自家特色。早期西泠印社为文人治社，活动无定式，注重探究学问，“彬彬秩秩，觞咏流连”（吴昌硕语），“少长集于一堂，各出收藏金石书画，互相参考”（叶铭语）。近年，印社雅集注重承继这一传统。去年清明，我们在孤山拜祭先贤，赴超山吴昌硕墓祭扫，社员们吟诗作画，品茗赏梅，徜徉春光，活动更具文人情怀。

作为2005年印社活动的重头戏，“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暨乙酉秋季雅集”于10月重阳在杭州隆重举行。其重点项目“‘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同期在海内外印人仰慕的印学圣地——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举行。在这次西泠印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术活动中，众多一流学者纷纷与会，钩沉索隐，考辨论证，相与探求，力作纷呈。会后发行的近百万字的《论文集》，充分展现了本次峰会的丰厚学术成果。峰会的圆满举行，凸显了西泠印社作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责任，必将推动当代国际印学研究和学科体系化建设更加深入。希望“孤山证印”印学峰会能成为代表西泠印社国际学术形象的品牌，持之以恒，越办越好。

书法篆刻是一门注重多方面学养积累的艺术。西泠印社以首任社长吴昌硕为号召，提倡诗、书、画、印综合发展，体现了西泠印社以学术立社、以综合学养立社，在以印学为核心的基础上，注重发掘复合型艺术人才的价值取向。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的另一重点项目“西泠印社首届中国印、中国书法、中国画大展”，对此作了有益尝试。“三大展”在坚持对参展者书画印综合能力以较高标准衡量之外，又对作者传统文化综合素养予以更多关注，表明了西泠印社对当代篆刻书画艺术发展方向的深切期

待和积极引导。“三大展”是西泠印社继2004年第五届篆刻艺术评展之后,对艺术展赛形式的又一次革新。从第五届篆刻评展产生了首位通过考试评奖入社的新社员开始,到“三大展”加大力度共吸收了5位经考试评奖入社的新社员,这一举动表明:在创作和研究领域知名度较高的专家学者,以及经严格考察、被公认具有较高创作与研究水准的中青年篆刻书画骨干可以成为西泠印社中人,同样西泠印社艺术评展参展者中出类拔萃者也有机会享此殊荣。西泠印社吸纳新社员的渠道由过去的单一推荐,拓宽成了“推荐、特邀、评奖”三管齐下,显示了西泠印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坚定决心,此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西泠印社七届二次理事会决议,从2005年起,印社建立了常规性创作交流机制,每年举行一次社员作品观摩展。2005年乙酉秋季雅集期间举行的社员作品观摩展,即为此机制建立后的首次展览。观摩展的举办,对密切社员与社员、社员与社团间的交流,提高社员自身艺术和学术素养,激发社员参与社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西泠印社中人当以潜心学问、不断进取为要务,要用自己的丰硕成果为西泠印社新百年的辉煌增光添彩。

西泠印社要保持旺盛的活力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就必须与国内外艺术社团展开广泛的、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汲取和借鉴其他艺术社团、其他艺术种类之长为我所用。2005年8月,在时隔13年后,西泠印社派出文化交流团赴日本访问;12月,西泠印社代表团又访台湾。10月,西泠印社有限公司在北京开设了分公司,迈出西泠印社产业对外发展的第一步;京津地区社员还齐聚一堂,共商西泠印社如何以京津为依托向北方拓展的大计。2006年初,社员作品观摩展赴深圳展出,不久还将出展马来西亚。这一系列的访问、展出、交流等活动,促进了西泠印社与外界的沟通,使海内外文化艺术界对西泠印社近年来在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和产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对西泠印社百年文物珍藏等有了更多的了解,进一步提升了西泠印社的影响力。

建国后的印社发展史表明,政府的支持对西泠印社

非常重要,是西泠印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把政府与印社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努力配合政府做好文化建设工作。百年大庆以来,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充分认识到西泠印社在建设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中的重要性。当前,各级政府从各个方面均予我社以大力扶持,如此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是印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杭州市政府提出,建设杭州历史文化名城要“打好西湖牌”,努力发掘西湖几千年的人文历史内涵。西泠印社是西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说西湖是杭州的璀璨明珠,那西泠印社就是镶嵌在这明珠上的红宝石!如要“打好西湖牌”,就先要“打好西泠印社牌”。杭州市政府于2005年第七届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上打出了西泠印社这张牌,“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被列入市政府主办的西湖博览会正式项目,这是西泠印社首次参与杭州市政府主办的活动。据西博会结束后的调查,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成为最受杭州市民欢迎的活动项目之一,是西博会最具特色的活动和最大的亮点,这说明西泠印社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已深入人心。今年杭州将举行世界休闲博览会,印社理应积极参与,发挥作用。世界上西泠印社独此一家,其人文价值独特,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可与之比拟。西泠印社理应配合政府,为弘扬西湖传统文化,建设杭州历史文化名城做出更多贡献。

当今社会,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不但取决于工业、农业、军事、科学技术等有形领域,人文建设亦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强弱的标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文建设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显。我国政府现在空前重视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建设和谐社会。西泠印社作为传统文化重镇,当大有可为。一年之计在于春,我寄望西泠印社在新的一年里,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人才培养、文化交流、产业拓展、典藏积累等方面取得更大的发展。

【本文责任编辑 王佩智】

西泠印社喜获第四项国家级称号

——西泠印社成功申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006年2月12日,经过一个月的社会公示,由国家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族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是我国政府首次举办全面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大型展览。西泠印社金石篆刻作为去年12月31日国家文化部向社会公示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01项推荐名单中浙江省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展览。这表明西泠印社继拥有了三个国家级称号——国家级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国家民政部登记的国家级社团(西泠印社)之后,又拥有了第四个国家级称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石篆刻艺术)。此次“申遗”工作的成功,进一步确立西泠印社在国内金石篆刻艺术上的引领地位,必将对保护、传承和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金石篆刻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光大西泠印社品牌、提升杭州城市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5年6月30日,国家文化部发出《关于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传承。

7月29日,市文广新局召开会议布署杭州市“申遗”的当天,社委会领导班子就立即研究布置,认为此次申遗意义重大,必须抓住机遇,确保申报成功。并专门指定分管社团工作的副主任具体负责申报工作。当时正值西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筹备工作进入到关键期,社委会于8月3日专门召开申遗工作会议,在保证首届国际艺术节顺利筹备的同时,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申遗工作组,分解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要求。考虑到这次是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并无先例可循,而此时距要求申报材料提交省文化厅的截止日期——9月2日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既要提交大量的规定书面材料和处理各种按照申报要求的表格和相关资料,又要拍摄一部全面反映金石篆刻艺术的申报电视专题片。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工作组充分估计和正确分析各种困难,要求所有成员以只争朝夕的工作精神投入到申报工作中去,抢时间赶进度,做到“当天任务、当天执行、当天完成”。申遗工作组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一面组织人员赶写电视申报专题片脚本,并在杭州电视台的大力配合下进行拍摄和后期制作,一面组织力量,加班加点,按照申遗要求组织文字材料、申报书和表

格制作,又创造出“申遗”的“西泠速度”:

8月5日,第一时间就邀约到百忙之中的省厅“申遗”专家前来印社指导申遗;

8月8日至11日,仅用四天的时间就按照“申遗”要求完成电视脚本撰写,送交电视台;

8月12日起,用15天时间完成了电视专题片包括实地拍摄、后期制作等的所有工作;

8月28日,完成了所有申报文字材料的准备;

8月底前,完成全部申报材料的汇总,第一批上报省文化厅进行初审。

西泠印社这次能被列为首批浙江省重点申报项目,继而能在全国1315个项目中以金石篆刻这一项目被列入推荐名录,是和西泠印社“注重信息渠道畅通,积极寻求各方支持”分不开的。从一开始西泠印社就十分重视与省、市乃至中央文化部门的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千方百计寻求他们的指导和支持,先后五次主动邀请省市文化部门的领导、专家前来印社具体指导申报工作,并及时根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调整申报材料,最大程度地全面反映西泠印社金石篆刻艺术的特点、地位及影响。在9月初的省申遗检查工作会上获得省市专家一致好评,认为是“态度最积极、动手最迅速、沟通最充分、申报材料最规范”。在通过省文化部门初评后,又在省市两级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五次派专人赶赴北京,积极与文化部、司级领导以及评审委员会专家沟通,加深他们对西泠印社文化内涵的了解,争取对申报项目的支持。在申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省文化厅、市文广新局主要领导的亲自关心,特别是申报中遇到困难时,不仅亲笔致信国家文化部部长,而且还派出资深处长与西泠印社申遗组一起共赴北京开展工作,确保西泠印社金石篆刻项目申报成功。

西泠印社作为百年文化品牌能够跻身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得益于近年来省市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得益于西泠印社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得益于西泠印社社委会组建以来注重管理基础和队伍建设。西泠印社将以此为契机,全面贯彻“创文化名城,建文化大省”的文化战略,带动西泠印社团建设、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扩大西泠印社的影响力,提升西泠印社的知名度,使西泠印社成为浙江省、杭州市含金量更高的一张“文化金名片”。

【本文责任编辑 王佩智】

簠斋印谱汇录

□陈继揆

一、《簠斋印集》陈介祺序

余集古印二十年，精选慎收，去伪去近，自周秦以来至于汉魏六朝，官私玺印二千余组，金玉银铜宝石琉璃牙钿备具，复假之东武刘燕庭方伯百纽，益以泉印钩印斗检封泥封，附以虎符龟鱼符为十二册。一式各为一类，叙姓以韵，同者以纽，回文反文，朱白界道，类中亦复别之。庶古人典则厘然自见，不若后世之篆刻错缪，文义芜杂，亦《三十五举》之意。庚戌夏，海盐吾宗粟园翁峻移榻敝斋，详加参考，编次成书，校之诸家旧谱少为精审，名曰印集，亦窃附于搜辑之役。若夫上窥玺符之遗，贯通于文字制作而讨论之，以继子行、未谷两先生之后，则是集也于大雅君子或有裨焉。

咸丰元年岁于辛亥先立秋三月，平寿陈介祺记。

二、《簠斋印集》介绍

《簠斋印集》者，为历代印谱中划时代之作也。簠斋古印学观点，初见于此。印集之首由何绍基子贞署检，题曰：“道光廿七年，平寿陈氏刊。日照许瀚印林、海丰吴式芬子苾、道州何绍基子贞同审定。平寿陈氏所藏。”潍县在汉代为北海郡平寿县。《印集》共收玺印二千余方，分十二册。每册除第一页外，各为4行，每印1行，下空长格，作为考释用，不同于前代印谱，今日印谱亦只作篆刻参考，未备余纸作考释之用。

《簠斋印集》稿本共四本。第一本第一册，收三代玺、古官玺、官印。第二册，官印、附少数民族印。第三册，金银印、玉石牙钮印。第二本第四册，姓名印、复姓名印。第五册，姓名印、复姓名印、姓名之印。第六册，姓名私印、姓名名印、复姓名名印。第七册，姓名名印、印信各种印、殳篆各种印、泉纽印、钩纽印。第三本第八册，六面印，两面印。第九册，两面子母印、母中两面子印、子母孙印、子母印、古朱文、古白文。第十册，另编余后。第四本第十一册，古圆印、古长圆印、秦私印。第十二册，古长方印、长方印、横方印、吉祥文印、象形印、蜡封印、斗检封附，虎符龟符鱼符附。

印集作于道光廿七年，已初步具备后作《印举》之分类。簠斋对玺印之分类并确定时代，是对印学之一大贡献。

献。印集共钤印十部，出资者为上述许氏、吴氏、何氏，各得一部。出力完成此集者为陈粟园峻，时间为咸丰初年。

封泥、虎、龟、鱼符已拓，未及用。余幼年时，戚友求万印扇面者众，尤以玉印扇为要，无以应之，余即用粟园所拓封泥、虎、龟、鱼符拓片贴于扇面以应之，约二三十数。

三、《玉印合编》陈介祺序

古之玉印，如世传秦玺文尚矣。旧谱载秦汉玉印，今十不一二存焉。若秦九字盘螭小玺，顾氏冠之《集古印谱》者，余犹及见之。玺出和珅家，玉微经火，厂贾阎帖轩得之，售海丰吴接山式绪。接山歿，或云以殉，或云遗失，不复闻。同出张肩宋丁二印，暨宋元玉印，俱归南海潘德畬仕成。德畬又得仁和龚定盦自珍赵飞燕白玉印，文曰赵婕妤，殳篆精绝，纽作飞燕，传其玉色之美，琢纽之妙，不可形容。惜余未之见，仅收钤本。又见汪孟慈太守喜孙藏昭一蒋彊荻朝印，万渊北藏妾督印。张诗舲祥河冢宰藏皮聚印，许少珊观察诵垣藏扈僵印，虽见闻孤陋，赏其真者不过尔尔。余自弱冠后留意求之，积三十年，于吾乡燕南中获三十余印。吾友海丰吴子苾阁学式芬与余久为金石至契，亦获十余印，阁学次子重熹为余倩，以先人旧藏属余审定，余既为次第之，复为论切玉碾玉之别，而以阁学与余所藏合为一集，名之曰《玉印合编》。呜乎，十余年来，兵燹沦陷，古物不复可问，而余在昔文字之交，如仪征相国阮文达公、东武李方赤外舅璋煜、刘燕庭方伯喜海、汉阳叶东卿驾部志诜、四明吕尧仙中丞侄孙、嘉兴张叔末解元廷济、徐籀庄明经同柏、海昌朱筱沤廉访钧、海盐陈粟园峻、吴江翁叔均大年皆作古人，惟道州何子贞学使绍基无恙，日照许印林征君瀚以偏废犹存。俯仰之间，感叹不能自己，因笔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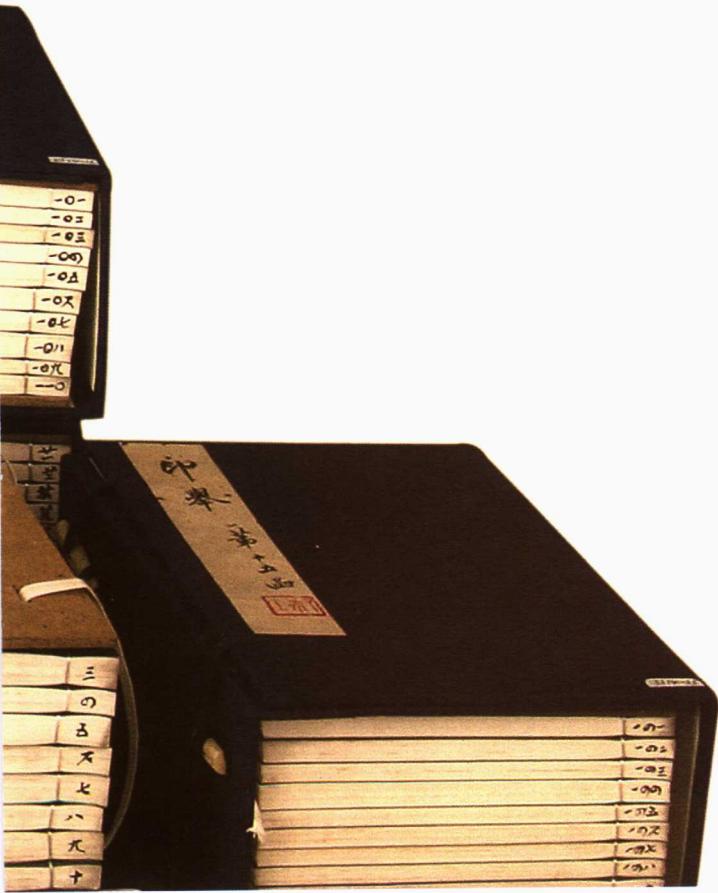
同治四年三月廿六日簠斋陈介祺记。

四、《十钟山房印举》介绍

十钟山房是陈介祺因收藏有周代11个有铭文的铜钟而取的室名。“印举”是借元代人吾丘衍（子行）著有《三十五举》一书而借用之辞。吾丘衍著《三十五举》，清代桂馥（未谷）著《续三十五举》，都是为篆刻者写的。簠斋借用此字，其义则为“分类”，印举是将古玺印分为35大类，类中



西泠印社藏《十钟山房印举》之一（戚叔玉捐献）



又分细类。簠斋对古印学的最大贡献，即鉴定与分类。旧谱杂乱，自《十钟山房印举》出，后出古印谱皆从之。

五、《十钟山房印举》(壬申本)介绍

簠斋自19岁开始收集古印，道光末达二千方。尝醵资属托陈粟园峻成《簠斋印集》十部。咸丰四年归里后，潜心修养，不预政事。先住来毕庄，后在城内盖宅院，始迁城内居住，即增福堂街宅第也。自京携归古物，皆封箱未动，对古物如止酒例戒之。同治三年，对古印又萌发兴趣，致书老友翁大年托其觅古印，有云“自甲寅归田，忽逾十载，五六年始有居室。旧存都置高阁，无地可设，亦无人可谈。惟戚友投赠乡间出土古印及陕贾时寄数组，为归来所增益耳”。其间赴诸城李方赤外舅家，途经胶东诸县，亦稍有收蓄。

壬申为同治十一年(1872)，簠斋亲笔题版，曰《十钟山房印举》。次行曰“同治壬午海滨病史六十岁作”。俗称大本《十钟山房印举》，乃别于光绪九年癸未小本《十钟山房印举》而言。

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印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陈叔通老人作序，述壬申作谱经过曰：“同治壬申，高要何昆玉伯瑜携其吉金斋所藏，又以潘氏看篆楼，叶氏平安馆粤署烬余各印约二千七百余方来归簠斋，即住其家。簠斋出万印楼旧藏，去其六朝以后者，得七千余事，益以东武李氏爱吾鼎斋、海丰吴氏双虞斋、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吴县吴氏十六金符斋、利津李氏石泉书屋、歙县鲍氏臆园藏印，督其次子厚滋与伯瑜同事编次，博收约取，取吾邱子行《三十五举》之意，名曰《十钟山房印举》。初稿十部用粤纸，成于壬申，是为簠斋六十岁所作，式沿印集之旧。”云云。

在此一年中，《十钟山房印举》壬申先打印十部，系何氏自广东携来之粤纸。打印用粤纸有缺点，纸光滑而印泥重则不吸取，故印文失之于肥。簠斋不满意，遣专人到苏州购苏纸，再钤印十部，亦不甚称意。故光绪九年癸未小本《印举》乃取六吉棉连纸钤印。

《印举》壬申本钤成，陈氏何氏有约，封存潍县。书未定稿，未写序，亦未装册，不能称为定本。30年代，运至北

京，或赠或售，多少不一。

六、《古印一隅》陈介祺序

自宋元有古印谱以来，皆以秦汉目之，凡汉以上者皆谓之秦而已。又俗传有汉印不过寸之语，凡大者皆屏之。又止知小篆，凡古于小篆者多屏之。其古于钟鼎而至不可识者，旧谱皆不收，非世无之，无识者耳。余从事古文字有年，近编印举，既以今传秦金石篆定秦印，复以钟鼎文定三代印，发先人所未发。因检旧谱中古玺印，属族弟佩纲字子振者模而传之，附印举古玺后，复以古玺印文传为子振名之。倘能精模秦汉佳印文并传之，则古文传而子振亦传矣。子振勉为之，勿仅时俗目前计也。同治甲戌七月廿四日，海滨病史书，时年六十有二。

七、《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陈介祺序

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齐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在都见叶东卿世兄所藏，与李方赤外舅所有，吴子苾世兄前辈亲家所拓，每拓必分赠者二十年，遂好之日笃。戊申先母丁夫人、己酉先君文憲公、庚戌先太母夏太夫人相继见背，奔走燕齐。辛亥读礼京第，东卿、子苾、刘燕庭、吕尧仙、朱筱鸥、方赤翁、先怡堂十二叔父同醵资赠海盐陈粟园峻，成《簠斋印集》十部。甲寅归里后，金石事以止酒例戒之。辛未春李淑人卒，夏热无以自遣，复检金文读之。又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传，遂事拓墨。吴仲饴倩以家藏千余假余，南海何伯瑜昆玉以潘毅堂藏印千余归余，复自来为作谱，因名曰《十钟山房印举》。令次子厚滋仿子行《古印式》，编次过半，十年不成，遂未问世。后力搜三代文字，于钟鼎外复收古货古陶，尤好古玺。十年之久，日增于前，地僻力薄，近

亦不易致矣。自念年逾七旬，又以良友吴清卿太守寄费敦促，乃复自为之，仍名曰印举。子行未谷氏所举，皆为后人刻印而作，余谓古印皆庐山真面目，是古人手迹，学者用心读之，自能得师，何须后人揣拟，惟恐余择焉不精，语焉不详，致有贻误耳。何敢谓吾邱恨不见桂氏，桂氏恨不见余耶。光绪九年癸未九月二十八日乙巳，海滨病史七十一叟簠斋自叙。

八、印举事记

今人有畏印谱损古印而不印者，有摹石印作谱者，余谓皆非也。古人文字，不可不公海内大雅之学。藏而不传，与未藏同，与斲古遗古同。拓虽少损，安知日后必在吾家，必在天壤间耶。况拓传而古人传，拓者藏者亦附古人传耶。陈介祺。

作者简介 陈继揆：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陈介祺第六世孙。



西泠印社藏《十钟山房印举》之二（张鲁庵捐献）

传说时代的开启

□张业法

在二十世纪以前，传统的史学以典章制度为脉，中国上古史诸如夏、商，资料阙如，于古无征，西周时的史料也所知甚少，皆呼之为“传说时代”。其典章制度在《尚书》里许多的记载，经证实是周的产物，而在《国语》中，只有片断的记录，《礼》亦是残本。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探索，多是从《史记》、《诗经》、《山海经》、《淮南子》等著作中去捕捉。

真正对上古史形成冲击的，是安阳小屯甲骨文残片的大规模出土，在卜辞中，有大量对殷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记录，足以与古史互相印证，让我们更进一步接近了传说时代，似有可感可触的历史现场存在，虽然，它还远不够。

受西方史学影响，分类之说甚嚣尘上，学科与学科之间先厘定界限，再谈合作，这对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并不妥当。中国古人亦有朴学、对文字的考证辨识、古器物学，对古代遗物的分类记录有着西方分类学科无法替代的意义与特色。这些，都应该是史学的工具、组成部分。根据李遇孙^[1]的统计，宋人所著的古器物学著作甚多，可称大家者61人，而根据杨殿勛^[2]的统计，宋人古器物学著作有89部，存留下的30部里^[3]，最早是吕大临的《博古图》，共收录839件古器物，既有对器形的摹绘，又有器物的外形特征和大小尺寸的描绘。宋代的著录，还开创了用古代典籍中的术语命名器物及其纹饰的传统。这也标志着“金石学”在宋代已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

这些著录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收藏家的资料汇编，而是对历史研究的协助。吕大临在他的《考古图》序言中，规定了金石学的三个目的：“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宋人在这个时候就认识到，研究青铜器，对探索典籍没有涉及的礼仪，以及古代文化其他方面的起源与形式、当时的军事与宗教的关系，都是至为重要的。可惜的是，人皆好财货，宋之后，吕大临等人建立起来的古器物学派完全被个人收藏、以物易物，乃至伪造、玩弄毁坏古物的风气冲垮。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著录专注于铭文、辨伪方面，而对器物的出土地、用途、大小尺寸根本不予描绘，而且珍藏秘室，成为文人雅玩，真正的

学术研究，对历史的补充和研究则根本谈不到。一直到了清代，因其政治压力的存在，朴学空前繁荣，乾隆时期朝廷编纂结集的《西清古鉴》，则是金石学复兴的开始。嘉道时，金石学又重新成为显学，这时，文物多，流通快，热衷此道的文人多，很快形成了一个专以研究、识读铭文为主的金石学派。这一派，上自阮元、吴荣光等封疆大吏，下至刘喜海、吴式芬这些闲职或半闲职文人，其中，山东潍县陈介祺是学术上甚为重要，也是被冷落很久的一个人物。

陈介祺以收藏富甲海内，却少有人重视他在学科方面的贡献。如前所述，追溯到金石学的源头上，金石、器物都是远古信息的一部分，需要有大才力的人善加利用，方能成为破译传说时代历史的钥匙。陈介祺“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4]，还有大量的古玺印、封泥、陶片、版诏、镜鉴、刻石、砖瓦，其丰富的学养、卓越的见识使他义理精辨，汰伪存真，为我们留下一批可贵的历史财富。仅仅把陈介祺定义为一个收藏家和金石学家是不够的，他以“传古”自命，又能结合典籍考证推究，在最朴素的学术思想下，依靠深厚的文化功底，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在文化史上自应有其崇高地位。陈介祺的意义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他所收藏的所有文物之中，他的“传古”思想也由此得以充分体现。惜乎乱世，重宝流散，一代学人，毕生心血外流而去，令人扼腕。

陈介祺的传古思想，反映在他对器物的辨伪、识读、考证、开拓上，举凡此等行动，皆不是单纯一个收藏家所能为之的，也超过了金石学家只满足于文字考证和断代的学术范畴。陈介祺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义理”二字，这是他作为自觉的文化大师所提出的一个综合研究术语。“义”者，陈介祺提出“制器取象，皆有取义”的观点，所谓“理”者，为“格物致知”、“穷究天理”，“义理”二字合起来就是，以文字、器形全面、综合地对上古历史时期的文化环境、历史事件、礼仪制度进行考察。陈介祺当时特别注重的是青铜器的纹饰，考究其内在涵意。他收藏的重器“毛公鼎”，除文字外，关于纹饰，陈介祺也有著述，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是专门用来制作礼乐器和兵器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宗法色彩。



部分陈介祺研究出版物

对青铜器的综合研究，陈介祺是远迈前人的，他所收藏的“毛公鼎”乃是西周所制，是至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记载了周王对毛公的册封，是今天研究西周史重要的参考文物。后来郭沫若做了更权威的考释，定位为宣王、平王时期。陈介祺对纹饰在宗教意义上的判断，是当时其他学者所不能及的，也启发了他之后的很多考古学家。

台湾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反复论述了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的内在涵意，^[5]对饕餮、肥遗、龙等常见的青铜纹样给予宗教性的解释。在陈介祺之前，《吕氏春秋》讲到过器形纹饰，但并没有阐述其意义所在。后世所编撰的书中，也多记录纹样，不作深究。陈介祺所言，青铜纹饰，皆有所寄托，云雷取其发动，龙取其变，虎取威仪，熊取其猛等，礼仪场合不同，所陈列的青铜器也不同。而且，纹饰所取来自于远古时期的岩画，而岩画的来源是对自然的写生，以及对神话和自然融合之后的再创造，带有浓烈的巫术色彩。陈介祺的这个结论比张光直早了一百多年。

陈介祺在古印、古泉以及石刻上的研究，都堪称一代之冠。他的拓本流传天下，而不像一般的收藏家秘室深藏。他虽崇古好古，却并没有沉迷消殆，而是以传古自命，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所收藏的珍贵的文物大量流失，后代多有徒见其文，不见其器者，惟有空自怀想，

至可憾矣！

传说时代的开启，严格地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个资格，历史比中国悠久的印度和希腊，其传说的时代早已被湮没得不知所云。只有中国人的历史如此清晰明断有绪，对传说时代的考察，是文化上的大事，将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填上实际的内容，既是对祖先的崇敬，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寻根。这个行动，不仅仅是金石学家，还应该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这些综合学科的大融合、大贯通才能做到。陈介祺虽然生于乱世，但他自觉的文化追求，他以金石之学通达典谟制诰，为中国的文明与历史而探索接续，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有大学力者，在国家清平的环境下，积数代之功，真的能让传说中的时代露出它本来面目，可谓善莫大焉。

注释

- [1] 李遇孙《金石学录》。
- [2] 杨殿勋《宋代金石遗书目》。
- [3] 容媛《金石书录目》。
- [4] 《清史稿》。
- [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作者简介 张业法：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金石家陈介祺

□[日]尾崎苍石 著 [日]中山步 译

所谓金石，是指古代彝器(祭祀用青铜器)之铭文、石刻文字以及刻印在骨、陶、土等各种材质上的文字，对这些文字的研究叫做金石学。另外，搜集这些金石进行研究，以金石学方法应用于历史考证研究的学者，总称金石家。

金石学之兴起，大约始于北宋仁宗(1022—1063)时，当时学者刘敞搜集古代青铜器，并撰《先秦古器图》。此书问世后，金石学成为当时的热点。后来徽宗(1100—1125)提倡复古，编制《宣和博古图》、《宣和印谱》。可惜《宣和印谱》今不传。到了元明时期，金石学渐渐衰退，直至清代中叶，才开始重新隆盛。

清代中期，考证古代文物及新发掘的金石资料之风兴起，形成考证学。早期有乾隆时敕纂之《西清古鉴》，嘉庆时期，有阮元重刻宋王厚之的《钟鼎款识》，后来阮氏又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此外，张廷济《清仪阁集古彝器款识考》、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吴式芬《攘古录金文目录》、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考释》、陈介祺《簠斋吉金录》、吴大澂《簠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徐乃昌《积学斋吉金图录》、孙诒让《古籀拾遗》等搜集资料并考证之书陆续出现，这些著述皆以古铜物研究为主。此外还有对古印、古文字的搜集和考证，如《古铜印谱》、段玉裁《段注说文解字》等书也盛行一时。可以说，这个时期正可谓是金石研究的黄金时代。

在金石学盛行的同时，其他如文字学、印学、地理学、考古学、史学等各学科研究也十分流行，各学科之间联系密切、相互交错。这些学科虽然层次上有所不同，然而都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

对于清中叶金石学之发展与繁荣，陈介祺起着极重要作用。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今潍坊)人。父陈官俊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文颖馆编修。陈介祺承其父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然九年后，即咸丰四年(1854)，突然辞官归里，之后致力于对金石的搜集与研究之中，其

收藏甚富。

他的藏品中，以商周青铜器及古印最为丰富。其中尤以毛公鼎为重。此鼎是当时铭文最多的青铜器。毛公鼎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于陕西岐山，咸丰二年(1852)由西安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陈介祺以千金购得，藏而匿之。两年后，介祺定居故里潍县，后终老此地。

陈介祺之所以沉溺于金石的搜集和研究，大概因为从年轻时即一直接触诸前辈的搜集成果，譬如他二十岁时，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问世；二十二岁时，张廷济编纂了《清仪阁古印偶存》；二十八岁时，有吴式芬的《双虞壶斋印存》；而三十岁时又出现了翁大年的《古印文》、各种金石研究之书接踵而出。陈介祺在三十五岁时编《簠斋印集》，应该也受到这些学者及著作的影响。

陈介祺二十岁左右即开始接触金石，加之出身官宦，家财殷富，亦为其沉湎于金石的搜集和研究提供了充足条件。

之后，陈介祺对于古印之搜集日益增多。据记载，陈介祺在三十六岁时于谭二处获得五十二方，三十七岁时又于谭二父子处先后获得六十六方、五十方、二十六方，于西安苏亿年处获三十六方，苏兆年处获三十一方，致使其收藏日趋丰富。同时又致力于对齐鲁间出土的古玺印、古陶文之收集，遂得古印一万方、古陶四千种，尝作对联曰“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著名金石学家商承祚曾经称他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以下乃图录所载与陈介祺有关藏品之简介：

一、行书对联 是为梅舒适先生兰言室收藏品，首次展示。为尺牍以外的亲笔作品，世所罕见，实为贵重。

二、古陶拓片 亦来自兰言室所藏。有杨岘、吴昌硕、吴大澂、顾沄、赵叔孺、吴湖帆等人题跋，极可宝贵。

三、战国兵器拓本 此帖亦是兰言室藏品，其中选载戈上之战国文字。拓片清晰，刻印在戈上的文字更是精妙。

四、楚公钟拓本 陈介祺所藏十钟之一，此为最大的一种。十钟现收藏于京都泉屋博物馆。

五、毛公鼎全器拓本 所拓铭文不全，略为可惜。此

景周一兄正

細改新詩須枕上

小畱劇飲得花前

笠翁陳介祺



一行书对联(立言室藏)